

全球女权主义口述史访谈 艾晓明

Q:02 年我们采访过你，做为女性主义者，你怎么样开始你们的行动，那个时候，你主要谈了教学的那一块。

A: 对。

Q:02 年以后，除了教学的那一块，行动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，能不能谈一下？

A: 03 年，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个相当大的进展。(笑) 就是，03 年，我们首先是有个设想，邀请了一个台湾的著名性权派，她也是研究性和女权主义的领军人物，何春蕤教授和她的同事，到中山大学来做性别教育的密集课程。从这个密集课程，我就萌发了一个想法，我希望把这个性别教育变成一个论坛的形式。因为何春蕤她们的观点是非常有争议性的，她也是相当的激进。我觉得，她这一步是我们中国大陆妇女研究中没有走的那一步，就是我们的妇女研究很少讲“性”，“性”这个问题正好是激进的女性主义非常强调的一面。因为在“性”这个问题上也包含了压迫，也包含了解放，而且也包含了对同样作为女性的很多不同性取向群体的人，比如说有跨性别的人，有同性恋的人，还有其它弱势群体者的关注。比如说性工作者呀，对色性问题的看法，非常有争议。我当时就希望有一个论坛，可以把所有这些声音都包括进来，同时对我们做得不够的地方，就是妇女研究做得不够的地方，我们有一个反省。所以，我们请她们来讲了课以后，我们就一直在申请基金项目，就是要做一个“性别教育论坛”。大概有半年时间，我们也找了一些不同的基金会，做这个工作，最后是我们学校原来有一部分是岭南大学的，岭南基金会是在美国的，决定投入这个项目，就是支持我们做性别教育论坛。这个“性别教育论坛”包括三块，一块是邀请国外的妇女研究学者，国内外的女性主义学者来讲课，我们差不多每个月做这样的一次活动。一块是建立一个资料中心，还有一块是做一个网站。所以，在基金没有到位，我们知道是有可能资助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开始组织

网站，做网站的建设，我们这个网站是去年 9 月份开通，去年 9 月份正式对外开通，实际上在此之前，我们已经开始试运行。9 月份开通，到今年，到现在已经有 2 万多的访问量。

Q: 你为什么叫“性别教育论坛”，而不叫“女性教育”或“女性主义教育”？

A: 因为我们是想，性别的问题比较大，比较多，它不光是妇女的问题，还有同性恋的问题，还有酷儿理论，它也不光是女性群体所包括的，还有性别平等的问题，它是对男女都有一个诉求。所以，我们是这么考虑的。希望性别教育能够对所有的人。。我们当然主要的一个目标群体是校园里的人，校园里的学生其实将来都是广东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机构的，他/她可能是广东的未来，广东的决策者，广东的社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。所以，我们希望他/她们在进入社会/工作岗位以前有一个性别平等的教育，有这样的一个洗礼。那么，他/她们将来进入公共岗位，承担责任的时候能主动地起到一些促进的作用。另外，作为学校本身也是一个社区的资源，作为广东省的公共事务里面的学校起非常大的重要。因为，学校在很多方面其实是政策的执行者，我差不多在很多的媒体，它涉及到性别和妇女的问题，我差不多也是他们的一个执行人，是他们的一个资源，他们要求你对某些事情做评价。那么，我们在学校普及这个性别教育的话，当你承担政策咨询角色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性别的视角。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，我们把论坛的名字命名为“性别教育论坛”。而且，我们在论坛里，专门开了象“同性心声”这样的栏目，我们在 BBS 上也有，希望同性恋--他们是叫朋友吧--那样的男性和女性，希望同性恋的同学，可以在上面可以组织自己的社区，发表意见，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。

这个论坛的工作，基本上是我去年的一个工作重心。当我现在回顾起来，我觉得是工作变化非常大的标志。因为我们举行了十次以上的讲座，一个资料中心也有一个雏形，我们推出网站。因为有一个网站也等于有一个媒体了，而这个媒体，我们围绕网站建设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。去年“阴道独白”的演出也是其中的一项。

这个“独白”的剧是 2000 年 2 月 14 日，当时美国已经开学了，我当时在美国做访问研究。

当时这个戏在美国演的时候，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戏。我看见保守党的报纸，校园报告，在学校是随便散发的，我在那个上面看到了关于这个戏在各个学校演出的情况还有剧照。它也有非常尖锐的批评，就是保守党的批判文章，若干篇批判文章，包括当时在纽约的争议，整版的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。第一个它是有争议的，引起我关注，当时我在美国，就是在观察美国校园里的性别文化是什么样的？比如说，对校园里反强奸的课程，这个我就在想，我们是没有的。因为当时我是准备回来以后开妇女研究课，我就观察他们，课怎么上？它有哪些东西？比如说它有反强奸的训练，我们没有。然后，我去上厕所，厕所里就有小的宣传画，下面是一系列的电话号码和医院的那些热线电话。你上厕所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些小小的画，它传递着一个正面信息。因为厕所是一个很私密的地方，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很合适的。你在哪里，象约会强暴，校园里约会暴力这些事情有可能在洗手间发生，也可能你做完了以后发生。它就给你一个警示，你是有出路的，你不要以泪洗面，或者把这个羞辱藏在心里。

我就开始去找这个剧本看，我也在网上搜索一系列关于约会暴力的讨论，因为我觉得这跟校园非常有关系，那我就觉得在美国的校园文化中有这个讨论，有很多正面的声音。它在社会上有若干网站，就是强奸受害者的支持网站，支持她们把受害的经验说出来，它有推荐这样的书，讲你怎么渡过这个创伤阶段。其中有一本是那样的：这个妇女一个人在家里，她丈夫出差，结果歹徒从窗户里进来，然后强奸了她就跑掉了。结果，刚开始，她丈夫还是很体谅她的，他们一起报案，实际上有时候有些创伤、后果是很长远的，最后，她丈夫还是受不了，他们还是分手了。她一个人，你想想，一方面又受害，她再来承受这所有的一切，羞辱，还有婚姻的失败--婚姻的破裂，然后她再重新站起来，重新回顾反省的经验，然后把它说出来，然后鼓励其他人说出来，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榜样。有很多强奸受害者可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，维护自己的权利，同时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揭露这个罪恶。它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育，它

给你很多哪些地方你可以去求助，所以，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挺好的。

我看了“阴道独白”，它的主题不光是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事情，还有妇女怎么认识自己的身体？怎么肯定自己的欲望？因为这是两个面，你一方面要反暴力，但是你并不能进行禁欲主义教育，因为禁欲主义教育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，等于你本身把性和欲看成是一个负面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是对妇女特别没有好处的。因为你这样的话，妇女在情爱关系中更没有主动权，更会压抑自己的人性要求，同时不可避免地沦为性对象。

在“阴道独白”这个剧里，它提出好多层面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。另外，它作为一个戏剧也是比较成功，在美国当时是——好像北美有 150 多个学校在演，所以我就买了这本书。当时在我上课的那个课堂，是一个历史系的博士来上的，他/她并没有在课堂上讲“阴道独白”这个剧，但是他/她讲了妇女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，以及身体与妇女的身份认同和妇女的自我关系这部分内容。因为我是一个文学课的教师，所以我从文学的角度进入，我会从他/她的课里吸取文化、历史与文学相通的东西，但我自己也比较关注文学与艺术怎么样重新再现女性，怎么样思考女性的主体。我回来以后跟同学讲到了女性主义艺术呀，我带回来也有画册呀，也讲了作品，我觉得同学们是。。女生，她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内容里不包括这部分的经验，女生的身体经验，不包括这些东西。那么，我们就是没有想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演这些，我们真是没有想过。去年是卜卫正好她也观摩了在中国的几场演出，她也希望我们可以参与“V”日行动，就是世界性的演出“阴道独白”的行动。这个演出在 2 月 14 号到 3 月 8 号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活动，因为它变成一个妇女组织在 2 月 14 号到 3 月 8 号这段期间，提高全社会对妇女问题的认识，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，变成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活动，而且通过这个活动，通过演出这个剧来积累资金，支持受害的妇女。像今年的焦点就是支持墨西哥的妇女，就是受害的妇女和失踪的妇女，支持她们。

我觉得她找我们真是找对了，我觉得她真是找到了一个很适合来做这个活动的人。(笑)

因为我们的学生，你昨天看演出也看到了，实际上她/他不是你要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就可能让他/她真正接受这个作品的理念。其中有的同学是经过二年多的学习，比如说研究生二年级、三年级的同学，那么也有的是新生，是本科生，也有一年级的同学，那是少数，但是，起码都有一年多的女性主义不同课程的学习。你看我们昨天的演出，每个同学都是非常饱含激情，她不是说这个话是因为这个戏要求我说我才说，她是融入了她自己的感受和她自己的激情，而且融入了她自己对一个女性的尊严的感觉：一个女性在生活中她怎么肯定她自己的欲望，包括代替那种有着不幸命运的妇女说出她们的声音，喊出她们的声音。我每次看她们排练，她们有几个片段，我每次都流眼泪，我到正式看演出的时候也是。我昨天看演出也还是。我心里觉得她们这些人真是了不起，真为她们骄傲。我觉得这个演出从去年3月份到今年，一年多看下来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，我自己把这些事情做完了也感到相当满意。

Q: 你这个(戏)主要是学生在演?

A: 嗯。

Q: 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跟学生的学习二者结合起来?或者说你怎么样叫学生做“阴道独白”--包括演出,包括体验--跟你的教学相结合呢?

A: 其实关于教学呢,前两天在天津师大的文学研究班上,我也提出一个理念。我说,大家讨论教学法,我提出一个估计很有争议的想法,我说叫颠覆性的教学。因为我没有办法用一个理念来说我对教学的想法,我觉得可能反着做,就是...我当时就问大家,大家都讨论怎么教文学课?那我就想问问,什么叫文学?我们有五十个人,就有50个对文学的看法,你的大师可能是我的大师根本反对的人,你的大师很可能是很保守的大师,你可能是十九世纪是你的经典,我可能是二十一世纪的东西是我的经典,对吧!你喜欢作家可能是另一个作家叫作“吾之佳肴,彼之毒药”,(笑)咱们怎么上文学课?对不对?咱们学生脑子里都是对立

的东西，是吧！这个老师给他讲现实主义是什么典范，那个老师讲后现代是典范。什么叫文学？什么叫经典？这都要重新界定，重新定义的。还有，文学本身它是一个冲击，挑战的一个过程，是创新的东西，所有创新的东西、所有好的东西都要挑战过去，大家都在挑战他的前任。巴尔扎克就在挑战他的前任，博尔赫斯也在挑战。他们挑战，其实他们也在挑战什么叫文学？每一个真正有创意的作家、艺术家，其实都在挑战什么叫文学，什么叫艺术？对吧！我们这个时代给文学和艺术的限制是什么？我们怎么冲破这个限制？否则，就没有文学，没有艺术，没有文明。假如我们这样来界定文学艺术的话，怎么教文学课？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回答。

再比方说，文化观念上也是一样的，老师之间的观念都是冲突的，你看，我们学校发生一个女研究生受害事件，那有的教授跟学生交流的时候就说，“女生千万不要脚踏两只船”，那这也是一种。假如女生跟我谈，我就说女性人权受到侵害，“女生呀，你要知道你的人权。你怎么捍卫你的人权”？对不对？你说，怎么教学生？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的话，也就是说我们得承认我自己，我们作为老师的位置本身不是勿可置疑的，不是不可以挑战的，对吧。你跟学生一样的，你还以为你是谁呢？你教他，他还有很多东西教你呢！对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跟学生是平等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颠覆过去我们以为正确，学生只是一个有待启发，有待启蒙的一个对象，这是不对的。那如果说我们教学的内容是有很大的可质疑性的话，那么，我们教学的方法也就不能用那种“我认为我很权威”那种方法去教学生。我们师生的位置一定要颠覆呀，不是说你高他低呀，实际上你们是平等的，对吧。他有他的经验，你有你的经验，你有你活了年近半百的经验，他有他十八岁的经验，二十岁的经验，你们的经验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也可以说是文化的差异，也就是说我们有两种文化，一种是中年的文化，一种是青年的文化，而他的青年的文化可能是八十年代以来的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有很多外来文化影响的文化，我们的文化可能有过去封闭的文化、专制的文化，有很多扼杀个性的阴影

的那种文化，当然也还有我们今天要解放的文化。那我们这两种文化是可以有对话的地方，可以有交流的地方，肯定还有很多抵触的地方。比如说我告诉一个学生说，你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，他可能会说是可以侵犯的--你碰到一个男生对你这么好的好，你不能伤他的心，更不能脚踏两只船吧。那这个文化是冲突的，我跟那个男老师的文化也是冲突的，我们有一个女权的文化，他有一个男权的文化，它也是冲突的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我们都是社会上不同的主体，这不同的主体是一个协商对话的过程，因此，当你走到课堂上的时候，你只是说在这个专业范围里面，我可能比你多读了几本书，我是把这个知识、这个一些课程的框架告诉你，我告诉你有这么一回事。那么，你怎么样来用这个理念发展出你的思考？那是我们与学生对话的过程。所以，我觉得，其实教育是什么意思呢？教育是去除蒙蔽嘛开启心智，也就是启蒙。但是这个启蒙，除掉蒙昧的过程，它是在一个整个大的文化进展中，它是年轻人和年长的人一起在做的事。我觉得，他有他的蒙蔽要去除，你有你的蒙蔽要去除，那实际上我们的教学也就是一个协商对话的过程。出于这样的理念，所以，象我觉得做“阴道独白”这个剧，它也是一个教学的方法，你在动的过程中在学。我们在天津做教学的时候也展示过一些给老师们看了，不光是妇女课，其它的文学课也是加强学生的参与度。比如说，把一个文学作品做成一个视觉作品，那它就要“做”，在做的过程中，他就要去研究：作者为什么用这个意向，这个意向假设我要找一个对等的视觉形象来表达，我可以用什么样的形象？假设这个视觉形象有抽象的和具象的，有前现代的有后现代的，那我要做哪一种选择，假如我可以做一个选择，那实际上我也在体会到作者的创作过程也是一种选择，他从现有的文学想象里，他从自己的文学修养里，他做出一种选择。你在做这个过程中，你其实就在体会这个文本，其实你就在体会文学创作，你也在学习什么叫文学创作？你也在学习什么叫小说？什么叫小说构成，小说的结构是什么？

当学生演出这个剧的时候，“阴道独白”这个剧的时候，其实他也要学习，他也要分析，

这个分析是通过他的表演完成的。比如说，他要分析这个人物的形象是怎么样的？这个形象的生活史是什么样的？这个片断是讲阴毛，或者讲一个少女的回忆，或者讲一个儿童对阴道的想象，他就要考虑，这个意向到了老年人哪里就是又脏又臭下水道，到了一个孩子哪里就变成雪花。这个意向的这个文化差异是怎么造成的，而作者怎么通过他的文化重新想象创造了一套隐语。当你站在台上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脑子里想的是美的形象，比如说“出生舞蹈”。“出生舞蹈”因为打磨的时间特别长，摄影和光的效果都不错，所以，那一段在我看来是相对比较完美的一段。当学生做那个动作的时候，她的手从大腿里伸出来，她的整个大腿变成一个阴道图案的时候，在一个很传统的角度上，它是非常色情的。但是，如果你换一个角度，它可以说是非常的性感，这个性感非常的美，对吧。可是这个美...你觉得性感是美，你必须要有不用的文化理念去解释它，不能用原来的文化理念去解释它。而且，你不能孤立地去解释一个图像。如果几秒钟停在哪里，(认为它)可能就是一个色情，可是你把几分钟的舞蹈看下来，你会知道，它是表现一个婴儿，一个胎儿，从产道里出来。它在产道里摸索，它拳打脚踢，它要找出一个生命的通道，想要进入这个世界。而母亲在这个过程中，她是承受了很多肉体的痛苦，可是她是在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。你通过舞蹈还有后面的配乐朗诵，它就相对比较完整地呈现了生育。

可是过去我们把生育呈现成什么样？我们把它呈现成一个很恐怖的形象。我看到最近中央电视台直播一个分娩的过程，说是有一个丈夫就当场晕了过去，还有的丈夫不敢看(什么的)。那这是什么？我们在创造恐怖记忆嘛！我很反对这种做法。其实，我们为什么要把妇女的生产创造成恐怖记忆？而且重复制造出男性要远离生育这个恐怖过程，因为它是很恐怖的，恐怖到一个男子汉都吓得面无人色。那你这是什么？你这是把妇女的经验孤立了，而且孤立到什么？孤立到动物化，这是非人的经验，非人的痛苦。因此在这个时候，你要离开她，你不能够参与，你要离开她，它非常恐惧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要制造这种恐怖...这

种恐怖的文化，而且我认为这恐怖的文化其实也置妇女于死地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，比如说，象妇女难产的时候，她的家人都束手无策，最后把她推给什么呢？推给巫医，推给街道上的游医，或者送到医院里，然后让她生下来一个孩子是有畸形或者怎么样，扔掉，抛弃了，或者医疗费很昂贵，干脆一走了之。这样的情况。就是说，当你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在理解它，你在分析它，实际上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学习过程。我相信同学们从其中学到很多，因为你看他们的形体表达你知道他们理解了角色。

Q:你刚才讲到“阴道独白”的时候，那里面讲到了很多对妇女的性暴力，这个可能对你后面做的涉及到的黄静案、白丝带等行动都联系在一起吧？

A: 对，也可以这么说。“黄静案”我一看，(对妇女性暴力)是非常明显的。

Q:你是怎么知道“黄静案”，后来又是怎么介入的？

A: 我们去年...首先是 SARS，我看他们称病人为“毒王”，我就觉得特别不象话，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歧视么。我觉得妇女研究，自己就有一个敏感，因为妇女研究简单地说是反对不平等，争取平等权利。实际上这个不平等不光是妇女承受的，其实，我们的不平等原因有好多种，比如说阶级什么。去年报纸上公开称 SARS 病人为“毒王”，这不光是一个歧视，你可能想象，当时社会上没有查明的一个传染病，本来社会上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恐慌，都是抢购盐、抢购醋、抢购板蓝根，已经都闹成那样了，你想一个病人...也有死亡...他的亲属已经死亡了，他在死亡线上挣扎，好不容易逃出了死亡线，还要承受这样的污名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然后我就写了一个“提倡关爱，反对污名”，专门针对对 SARS 病人歧视的问题，报纸上就发了。发了以后，当时《南方周末报》有一个整版，叫“时评版”，就是时事评论。后来他们说，从那一年来，这一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。一篇文章，反对对 SARS 病人的歧视，这当然也是他们给我的一个鼓励。其实，我以前也在报纸上开专栏，但是报纸上专栏主要是文学、文化的短评，不是时事评论。但这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，所以我也比较

关注...关于时事的报道。

后来，我看到了“孙志刚案”，这是一个大学生之死，在收容所里。我第二天早上，就写了一篇文章，用 E-mail 发给报社，但他们马上打电话来说，不让发，这个事情按住不让发。当时我觉得...我就在网上发吧，发在网上吧。当时在文章里，我是向广东省两会呼吁要查明凶手，当时也讲了广东省有这么多移民人口，流动农民人口。他们受歧视么，要解决这个问题。第二天就有好多读者回应，我又写了一篇回应，也马上在网上发了。我觉得是网页的传播力量，最后是有一个...在政策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包括知识分子的介入。我们是做网站建设，所以，我们研究生参与采访。我专门请他（孙志刚）的亲人到中大来了一趟。当时我是给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也写了呼吁信，发给了广东省妇联副主席，我是认识的--我没有发给妇联主席。她给我转给了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；我也给了海洲区的人民代表，人民代表也拿到了区的代表大会上讨论。但是发生这个事情的地方不是我们这个区，是天河区。但是我的同事、我的朋友、我的同学，他们在各个自己的范围内传播了这个文章，不断地贴，不断地贴，后来网页上也出现了有很多有过被收容经验的人，谈到了这个情况。我觉得最震撼的是普通人的经历，其实最震撼我不是学者的文章，是最普通人的经验，

我觉得真是这么多普通人的生命，普通人的经历，震撼了整个国家，震撼了一些知识分子，要求维宪审查，包括对这些案例的讨论。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血泪经验，这个制度还不会终止，因为这些血泪经验实在是太震撼了，实在是.....这些经验在网络上传播，我觉得对我们国家来讲，它是揭开了国家相貌的另一面，因为我们国家也必须遵守世界上我们签署的人权法规么，专门有一条人权文件，就是禁止酷刑么，那么孙志刚这个事件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酷刑事件。所以最后这个制度终止，其实是超出我意料之外的，我没有想到那么快终止了，这个案件这么快得到了处理。也是因为这个案件得以在网络上传播，所以我是，我一直在看孙志刚的（网上）纪念馆...他的学生...我每天看案子进程到什么程度，最后怎么

判，怎么处理。

我在孙志刚纪念馆里，我看到了有一个人说：“帮助过孙志刚人，请帮助我们，帮助我女儿。”从那个链接点击进去，我就看到了黄静母亲的求助信，然后我就看了黄静案件的阐述，我一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约会强奸的事件。

一个社区发生强奸，一定是有一种文化支持强奸，你就要分析背后的文化原因，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。后来，7月份，中山大学的法医去做了尸检，当时做出来是“疾病致死（之说）缺乏证据”。我们原来以为马上就要开庭审理了，强奸罪是一定要定罪的，所以，我们就分析、估计到在法庭上可能会有争论，因为插入没有，是不是以插入来定罪？强奸伤害，伤害到什么程度？所以我就专门写了一篇“断绝阳具崇拜”的文章，你如果说以插入来定罪的话，你就是站在男性角度来考虑，就是男性占有，占有到什么程度，你插入完成，占有了她的身体。但这不是女性的感受呀，女性的感受，就是你强奸她，你首先侵犯了她的意志，伤害了她的心理；其次，是你强奸采取了暴力，在她身上留下了伤痕；最后，是你的强奸行为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。那你还讨论什么插入不插入，几厘米皮肤有什么意义？如果以几厘米皮肤来定是既遂还是未遂，而不考虑强奸致死的后果的话，你是把强奸行动和她的死亡分离了，你也把她的身体分成了几个部分。强奸是发生了，没进去，你可以脱罪，这个人死，是死于心脏病，何况，你还没有法律依据。所以，当时是考虑到了庭审中会出现这个辩论--插入不插入，我就写了“断绝阳具崇拜之根”那篇文章。但是，我们也没有想到，中大的法医做出来之后，检察院根本就不接受。这个案子就一直拖下来了。在此期间呢，我们就在11月份的时候，就请黄静的母亲来，我给她做了好几个小时的采访，我当时的目的就是让受害者的声音被人听见，因为，当时媒体上有好多报道都是“裸死之谜”、“离奇死亡”这些，都是“奇”呀，当成什么故事一样的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冒犯一个死者尊严的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个看法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她母亲作为一个家庭成员，是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但是呢，黄静并不只是

一个家庭身份，她其实是一个教师，是一个公职人员，那么，为什么她的单位不出来为她说话？为什么工会不出来为她说话？为什么妇女组织不出来为她说话？我们就想通过跟她家人的采访，我们界定她的身份都是女教师黄静，我们就要突出她的公共身份。那么，我们就希望通过家属的声音，能够被更多的公众所听见，能够有更多的材料来分析这个案件。因为，一方面，公布出来的材料都是媒体的，有些报道是相当片面的。后来，我也做了对法医的采访，就是对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主任，那是我们中大的副校长，他亲自去（鉴定）的，我对他专门进行了采访，我希望能够呈现一个专家的意见。

那这个案子到了 11 月份就定罪了，检察院的起诉书有一个很重要的陈述修改。公安的起诉书说“黄静在上述过程中死亡”，“上述”是指强奸过程，到了检察院那里的起诉书变成了“上面的强奸过程”，句号。“第二天早上，黄静因病死亡”。那就变成了两回事了。我认为，检察院这样修改完成是没有依据的，是不是？公安起诉，因为公安是负责调查的，你检察院只是说你检查案件，提交法院么。你凭什么修改？你又没有作调查，你为什么改掉这一条？你改掉这一条，你就改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上的事实么。那么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也一起推动了一起来工作的学者，一起来。基本上黄静案出现的每一个关节口，包括今年的心脏标本被烧毁事件，我们都组织了文章。还有今年的 2 月 24 号，是黄静遇害一周年，当时也是准备要开庭，可是一直到现在都没开庭。我们一直在想一定要把这个事实，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看待性暴力的角度，把它呈现给公众，所以，我们要做这种公众教育活动。所以，在黄静遇害一周年，我们邀请了律师，黄静家属，还有我们学校的师生，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的师生，我们一起做这个案件的几个教授，一起来讨论，包括北京的卜卫和蔡一萍也参与了，他们都过去了。后来，在 3 月 7 号，在首都师范大学，用卜卫和我的名字发起了给两会写提案的呼吁书，是为黄静呼吁，争取法律公正，后来有 37 个学者签名了。卜卫做了很大的努力，把它送交了政协会上，现在也形成了一个提案，据说有回复了。

Q: 现在你一直在做行动，行动好像按照过去的传统的看法，不是大学校园里的教师在做的事情，你怎么样看待：你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的身份，又在从事社会行动？又是怎么样把两者结合起来？

A: 其实，我昨天也和黄琳在说这个事情，现在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，我说难道有私人知识分子吗？我觉得，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么，你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或者不是。我也不懂--如果你要区别公共知识分子，一定还有不公共的知识分子，那我不懂了，知识分子叫什么知识分子？(笑)还有，你说知识分子不做行动，可你看历史上，当代历史上，所谓知识分子也干了不少坏事的，大批判、干什么的，不是行动吗？意识形态建构，那不是行动吗？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的行动方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。

我觉得，做妇女研究是很难脱离实践来做的，因为妇女的问题是和社会实践密切联系的，比如如果我教反性暴力的理念，我不可能对社会上的性暴力保持沉默的，如果你看到社会上有对性暴力不公正的处理，你这个课没办法教下去了！你怎么教？你教给学生这个理念，学生到社会上去碰一头包。你不想这样。我觉得，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学术有一个目标，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改造社会，你这个学术是要改造社会的，当然这个改造是文化的改造，是通过你传播学术的理念，能够。人们为什么会有歧视呢？是因为他对这个人首先有一个认识，他这个人对你有一个认识，他认为你低人一等，他就会歧视你，然后，我们保持这个认识，把它升华为公共政策和法律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制度，这个制度就可以制度性的剥夺你的权利，让你没办法说话。我要改变这个制度，我也必须从改变人们的想法开始。你要改变人们的想法，你必须把这个想法说出来，我可以把它说得很清楚，有很多人失去了教育机会，剥夺了教育机会，他没办法说，我们可以说。你必须对公共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。比如说，我去年不止在这个事情上发言，去年四川人事厅出台的“男领导不配女秘书”，我也是连写了三篇文章，那一个礼拜。我觉得要是没把道理说清楚，没说透，没说到我自己觉得把这个道理说得

非常好（就不行）。我每次写文章都是这样，一般我要沉...要积淀很久，虽然我非常生气，但我不能写，一定要积...一定要积到象火山爆发一定要写了，因为你写东西要调动很多很多的能量，你要非常的专注，才能写出有力量的文章。我过去没有这个力量，过去比如说我写学术的文章，或者写对艺术作品的分析，有的时候你觉得下笔是比较轻的，比较轻捷的一种状态，或者你写的时候比较愉快，你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了，有的东西你可以用想象来表达。可是呢，你在和一些思想观念辩论的时候，特别是这个思想观念背后有法律的支持，有一种力量...有一种体制的力量支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，你要向它挑战的时候，你必须调动一种非常强韧的心理状态，我轻易不进入这个状态，因为进入这个状态，你是一个非常紧张的过程，而且你象火车一样，开出去了一定要开到，文章一开始一定要写完，所以我都要停留一段时间，但是我到把自己状态调整好以后，我会不吃不喝一天把它写完，而且反复读反复读，读到每一个字我觉得无懈可击了就把它发出去，但是基本上象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文章都有一定的力量。所以，我可以体会到文字、话语是一种武器。

Q:你现在把两者都结合，而且结合得挺好，教学与行动。其实，教学也是行动，行动里也有很多教育的东西在里面。你对以后接下来还有其它进一步的想

A: 接下来的想法也挺多的，我觉得现在的想法是越来越多，我的朋友说，你还有什么事不做的？什么不学的？（笑）现在我觉得想法太多，其实自己一个人也做不过来。但是，我有时候也在想：为什么想法多，还是不能放弃呢？因为你做到这个程度，你有相当的力量，相当的影响力，因此，你比如说争取资源，写项目论证报告，争取一个大的工作平台，策划一个大的事件，这个事情其他的人做不了，就是说我周围的人毕竟她们还年轻，经验也不一样么。年龄...我的朋友，她们都比我年轻十好几岁，或上十岁。所以有些时候，我知道，我的作用在那里是独特的，是别人不可替代的。所以我就在想，一些事情你必须去做，做出来以后有好多人都可以受益。比如说一个项目，资金策划的一些事情，我们那里有十几个研究生，

有进修教师，那个工作平台和目标人群也挺大的，如果你能够做一个好的策划，受益的人群很多。有时候，我要做很多的放弃。

Q:你能具体讲讲，你想做的设想的有哪些项目？

A: 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妇女人权教育培训中心，我去加拿大“国际人权法”，在人权框架下来做妇女权利是非常有力量的，有力道的一个框架。我们过去做文化理念，从文化理念上讲妇女权利，它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文化是要反复讨论的，文化不是一天就能够改变你的想法。但是权利是另一回事，权利是强制性的，你可能文化上不同意平等，但是权利给了我平等，你就不能侵犯我的权利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，用权利的方法，以权利为基础，比如说我们的权利是平等的，你可能不认同我们的平等，你不认同没关系，你慢慢去想去。但是，如果我权利受到侵犯，一定要有法律机制来保护它。我们在这一点上，权利、义务、责任，这里面必须有强制性。所以，我希望能够推动人权教育，推动这个在社会上普及国际的人权标准和人权机制。因为，今年人权也写入了宪法，我们现在有很多工作要做。我希望做一个教育培训中心。但是做不做得起来，也涉及到资金的投入，这是我一个大的设想。

接下来，我们还准备做一个妇女人权的影像工作室，因为，我现在感到影像的传播力量是很大的。一方面，它是把一个成果变成可传播的，象我们把“阴道独白”录出来以后，我们现在已经在上海复旦大学、天津师范大学、陕西师范大学、中华女子学院、北京广播学院和南京的院校都播放过，我带一个剧团也不可能走这么远的地方，代价也不可估量，可是呢，一张影碟就可以走得这么远呢！它把一个成果变成可传播，而且是利用高科技来传播，信息技术来传播，另外影像本身也是强化了弱者的力量，提升了学生创造的美感。一个学生站在那里，她可能是很不起眼的，但他作为一个角色在大屏幕上出现的时候，那个美感是非常强烈的，非常有力量的，这对参加演出的学生来讲，他们会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，自己是美好的。这对他们的人生来讲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，使他们自己感到非常力量。所以，这

样呢，另外我们的妇女学教学也缺乏本土的视觉的教学材料，有些做技术的不一定做理念，有些做理念的也不一定做技术。我们本来就是文学艺术的专业，我们也做世界艺术电影方法的教学，把这几个长处结合起来，我们可以做非常好的影像作品。今年我们做了“阴道独白”的幕后故事，“独白”我们也录下来了，虽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，但是做后期制作的钱，基础是存在的，后期制作是可以把它做好的。“白丝带”，我试验地放了几条，“白丝带”原来只是记录了我们一个活动，我没想到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教育片--当然这里面有我们的合作艺术家胡洁的许多创意在里面，他可以把一个活动变得那么有感染力。我放过几场，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，有相当好的教育效果，所以我想充分利用这个影像作品。今年，我希望在全国高校发起一个制止约会暴力的一个联网行动，全国性的联网行动。假如我们这个“白丝带”能完成，我准备把它发到全国 50 个到 100 个高等院校，每一个学校在 11 月 25 日，在“全球性反对针对妇女暴力日”放这个作品，举行讨论，举行一个小小的活动，无论这个活动有多么小，比如说，讲一个故事，画一幅画，做一个海报，或者给我们的网站投一篇稿，或者看电影以后，我们讨论一下，这个约会暴力在我们身边有哪些形式，或者说在报纸上已经披露的有哪些情况，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制止这个暴力？我觉得那就够了，我的目标已经达到了。我相信，这个事情有相当的紧迫性。

所以，我希望能通过“白丝带”这个影片--因为在这个影片中，我们有一个行动的回应，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传播：妇女这个权利是人权，人权是不可侵犯的，妇女的自主权不可侵犯。我希望传播这些理念，同时，也要推广一个解决冲突的教育，就是情感发生冲突，学生要有一些技巧可以转化冲突，可以避免伤害事件。其实，对于施暴者来讲，男生，一时脑子里的那种观念占了上风，他做了那样的事情，他也追悔莫及，而且那个男生的家庭也是一样的，他也失去了那个孩子，这个男生也毁了自己的前途。一下子就毁了两个人，两个家庭，这对社会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。我们要给学生一些教育，就是，我们不采取暴力的方法，我们可

以采用什么非暴力的方法，通过协商，或者通过什么技巧可以来协商，要做这种转化冲突的教育，找到一个好的形式。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义愤填膺地去讲妇女人权不能侵犯，你没有给他一个解决冲突的办法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说：我这么痛苦，该怎么办呢？我感情受了创伤，我怎么办呢？你要给他一些办法，就是这两方面教育都需要。而这两方面教育，我们都比较缺乏。这正是我提出来的问题，而且也希望进一步普及这个的活动。“白丝带”的诉求主要是男生参与，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。我一方面是站在女生的立场上，讲女生的需求和女生的权利，另一方面也要向男生呼吁，要男生一起来参与，维护妇女的权益。这是我的一个理念，也是希望今年我能做的一个活动。